



我小时候看的电影，主要是露天电影。最初是在我家附近几个村子，每年总要看那么几场，后来却几乎难得再放，幸好这时听说西边的山里有个红星大队（属于另外一个公社），可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吧，不时会放电影给社员们看。我们就开辟“第二战场”。

红星大队放电影似乎就固定在一个村庄里，它离我们村直线距离大约六七里，但走起来恐怕就得八九里了。我白天从没去过那里，所以也不知道那个村子的全貌。放电影的场地就在村落中间的一个山包上。银幕则张挂在山包下面，竖得很高，人们就坐在山包上看。山包也就是个缓坡，与城里电影院那阶梯式剧场好有一比。除了本村人带有板凳、马扎，大家都席地而坐，有的坐在草丛上，有的可能就坐在土坎上；有次我去得晚了，只见山包上早已坐满了人，我只得站在银幕背后去看，好像也没感到有什么异常。好在放的电影都不错，战争片居多，而这正是我们所喜欢的。

我不记得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说不一定一开始听说这里放电影，心里还有些踌躇，因为那时自己不过八九岁，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何况是夜晚是山地。但实在抵挡不了电影的诱惑，何况有人在进山打柴时到过那里，认得路，于是我便与几个伙伴相约结伴前往。离开本村，向西疾行，穿过小树林，穿过田野，经过几个村庄，跨过一条河流，沿着山径继续往前跑，地势越来越高，山岭在两边起伏，还有黑魆魆的松林，嗖嗖的风声与浩荡的林涛，绕过梯田、池塘，再沿着崖边的一片河滩一直向前，拐弯，又看到逶迤的群山，而抬头就见小山坡上的村落，领路的人便说到了，我的一颗悬着的心便安然落地。果然看见那个山包，上面已经密密地坐着人，而一张被风鼓荡的白色银幕上，已经有电影的投影，影片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这间隙偶或引领四望，对远山背影下这么一个陌生的村庄感觉有几分新奇。

我不下15次跑到这个地方来看电影，跨度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前后四年。在那贫穷的年代，在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的乡村，尤其是在我

的少年成长期，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时不时看看电影，真的让人心里感到快乐、温馨。每次看过后，都很激动甚至感觉热血沸腾。散场后，走在回家的路上，还与同伴有议论，如果理解不同，还会有争论。

看完回家时，一般总要寻找同来的伙伴一道走，偶或也单独跟着人群跑，不时会碰见其他村庄的同学，“异地相逢”格外高兴。队伍就进一步扩大，每个人都大步流星地走，大家有说有笑，也很热闹。但走着走着，队伍又忽然变小，因为人群分流了。特别是到了那口山塘边，就分成两股，另一股绕到别的山头了，偶或还相互呼唤，应答，兴致高的还要吼两嗓子，仿佛传达出一种依依不舍。我平时不唱，这时候也扯着喉咙叫两声，但一曲未了，却发现路上只剩下我们本村的几个人了。我的心中多少有些紧张，那朦胧的夜色，那黑黝黝的山影，那天上的阴云，那一棵棵高大威猛的树，给这个夜晚带来几分神秘，我们虽不害怕，但心里多少也有些敬畏。山重水复，好在同伴对路径熟悉，走到河边，山野与山上的树朝身后迤逦而去，呈现在面前的是开阔的平畴沃野，地势逐渐降低，一过河，我们就摆脱了山的纠缠，如蛟龙入海一般，可以径直游回家。

这里放电影一般都是同时放两部，而且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同时放映，只是次序大约正好相反，所以看见每放完一盘片子，放映员就迅速倒片，将其装盒，交给跑片的人骑摩托车赶去另一个片场，只是那是哪里，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有时出了故障，片子迟迟没有送到，我们只能坐在那里干等，往往是到快要绝望的时候，那片子匆匆赶来。如果赶上天气不好，我们看到天上阴云在飘移，不由非常担心，好在真下大雨的情况不多，大约事先就听过天气预报。记得只有一两次在看电影时遇到下雨，闪闪的雨点落下来，被灯光照着，像昆虫在飞。坚持着把电影看完后，当然是一路狂奔回家，倒也没怎么淋着，只记得那幽暗的天空上一团团黑云也在运动，仿佛要追趕我们。但我们一路飞奔，还是安然无恙到了家。

我曾鼓动村里的几位堂姐一起去看过电影。她

们比我大几岁，早已参加生产劳动，但还待字闺中或尚未出阁，平时除了劳动就深居简出，没有什么社交和娱乐，我就向她们宣传电影好看，还让她们去邻村邀请好姐妹们一道去欣赏，竟然鼓动成功。有一次，我还和本村一位姐姐到邻村一位大姐家等待她把家务事做完，又等她们收拾好妆容，让性急的我在门外搔首踌躇，急得不行。其实，连我的父亲也随我们去看过去一两次电影。那应该是我小学二年级时，因为马上就上三年级将会有作文课了，我对写作文既有期待又有畏惧，所以当我和父亲走在人群当中，还不自觉地与他说起了此事，好像表示了一下自己的决心，父亲也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大约也是为看电影（增长知识）找个理由吧。

到了初二初三，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这山里看电影了。不过，在山地看电影，我在上大学以后到皖南山区遇到过一次。那是在绩溪。电影是在一所小学里放的，银幕就张挂在教室外的墙壁上。在来的路上，快到学校门口时，我看到一幅奇异壮观的景象：在远处的各个山冈通往小学的一条条山径上，一条条由火把组成的队伍，从高处，从低处，从水边，从林中向这里移动，看上去就像一条条长长的游龙在盘绕，在飞行……这是我从未见过的，颇觉震撼，也很感动，真的是一辈子难忘。



雪韵三章

张武扬

初雪偶成

裂尽冻云惊堕屑，晓来天地静无尘。
琼枝擎雪疏林瘦，玉树寒烟广野新。
清赏高吟三径外，别裁妙句曲江滨。
凭栏不觉衣衿冷，梅蕊初含欲报春。

雪霁晨光

天地恍惊皴画纸，冰封冻合孰能期。
九重屑玉乡关寄，六出飞花岁月移。
雾锁踟蹰浑朴朔，云迷缥缈正迷离。
寒芳乍破春光早，料峭风前发几枝。

雪后吟梅

境幻迷离探唐宋，霏英一任慕岑参。
冰凌竹挂寒芒映，珠蕊松凝晓色临。
玉骨芳姿天籁赏，疏香清韵梦魂吟。
东君已遣琼瑶使，壮我襟怀绮看今。

注：岑参：唐朝诗人，其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庐州初雪

王家富

昨日庐州暖似春，
北风不冷却怡人。
骤生朔气摧疏柳，
漫卷琼英覆软尘。

淝水桥冰垂素练，
蜀山梅萼绽香鳞。
妆成玉境浑然色，
身在画中吟此晨。

行走

红色新脚印

潘艺

冬日暖阳融融，晒得人浑身舒展惬意。怀揣着一份崇敬，我们再次踏入潜山市五庙乡——这片镌刻着诸多红色故事的热土。路边泥土与枯草的气息交织，恰似长辈低语时，衣襟带过的那股烟火味，裹着一段段说不尽的往昔。走着走着，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来：我们踩过的路，或许正是当年革命者走过的，只是脚印换了模样，土地的心跳没变。

如今，我们的鞋子是轻便的运动鞋、皮鞋，而他们当年，是磨破了底的布鞋，是草鞋，甚至光着脚。可你蹲下来，摸一摸这土地，凉丝丝的，却又透着股韧劲，和当年一点没变。就像时光只是轻轻掸了掸灰尘，土地的心跳，依旧和那些热血的岁月紧紧连着。

五庙乡的苍翠群山之间，黛瓦白墙的建筑群静静矗立——潜山市红色文化研学传承中心已正式启用！暖阳倾洒在形似羽翼的屋顶上，屋脊线条舒展，仿佛振翅欲飞。这个中心的启动，标志着这片热土在深挖红色资源的根与魂、推动农文旅体商携手并进、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稳地踏出了一大步。

踏入红色文化研学传承中心，脚步不自觉地放轻。智慧接待中心的电子屏流转着红色地图，身旁文创里的五庙党小组旧址图案，与迷你姜田模型相映，数字化的便捷里藏着“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质朴乡愁。乡土文化研学馆展柜中的粗糙竹编静静地陈列，恍见革命年代的农民党员，挎着竹篮在田埂间隐秘传递情报。姜摊、茶楼的复原场景前，粗陶茶壶泛着旧光。

一进农品厅，满眼都是五庙乡的好东西，像年货赶集。原生区的天柱剑毫、瓜蒌籽透着鲜亮，深加工

区的姜茶、瓜蒌酒勾着馋虫，墙面上的种植照片标注着产地，“星火姜传”礼盒里的红色故事卡片，把乡土滋味与红色记忆紧紧连在一起。非遗教室里满是烟火气，课桌上摆着弹腔乐谱架、皮影刻刀，墙上挂着弹腔剧照、皮影挂件，角落的展示架摆着传承人作品，多媒体设备还能放教学视频，学手艺特别方便。

孩子们在户外基地的拓展器材上奔跑，笑声与远处茶园的风声交织，年轻的脚印落在草地上，像种子落在红土里。红色不是挂在墙上的文字，是农人的汗、孩子的笑、旧物的温度——这才是传承该有的模样。

弯弯曲曲的柏油路像根被岁月拉长的绳，一头系着红色文化研学传承中心，一头牵向不远处的安庆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五庙党小组旧址。路上的脚步轻轻，却踏出跨越时空的回响。旧址的木门虚掩着，缝隙里漏进些微天光，像极了故人回首，等谁轻轻推门。风从虚掩的木门穿入，又掠过羽翼屋顶。忽然懂得，旧址是根，深深扎进红土；传承中心是枝，伸展着新生。

红土在脚下簌簌作响，是离别的絮语。风过处，脚印便会渐渐平复，像从未有人踏过，但泥土里的温度，会留在每一个来过的人心里。嚼一口带回的生姜，辛辣直冲鼻腔，而后是绵长的香。这红土地结出的果实最是实在。所谓传承，原不是要循着旧脚印重走一遍，而是踩着同一片红土，走出当下的振兴路。

夜色漫上来，大山深处的传承中心亮起灯，华光映照着红土地，璀璨夺目，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